

北洋派之起源及其演進

吳 虬著

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

海天出版社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三十日印刷  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出版

# 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

著作者 吳 虬

出版者 海天出版社

發行所 新光書局

經售處 各埠大書局

參

每冊定價國幣一角

上海自克路同春坊三十八號

版權所有印翻必究

# 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——目次

- 第一章 北洋派之起源
- 第二章 北洋軍人之特性與袁世凱之野心
- 第三章 北洋勢力擴張與辛亥癸丑革命之關係
- 第四章 袁世凱歿後之北京政局
- 第五章 徐州會議與十年內亂之關係
- 第六章 段馮段徐暗鬥與北洋派分裂
- 第七章 直奉戰爭後之三角同盟
- 第八章 盧永祥討曹之失敗
- 第九章 同盟討曹後之政局變化

第十章

北洋軍人誤學袁世凱之總失敗

第十一章

北洋派二流軍人

第十二章

北洋文治派之概觀

第十三章

結論

# 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

## 第一章 北洋派之起源

### 一 北洋派之語源

「北洋軍閥」四字，已成近代史上習見名詞，但多忘其語源。緣雅片戰後，滿清與外人約定五口通商，河北江南兩省，向稱南洋北洋，自後兩江總督，爲南洋通商大臣，直隸總督，爲北洋通商大臣，甲午戰後，袁世凱督直，習稱北洋總督，設練兵處，在距天津不遠之小站，營造兵房，後爲北洋軍人發祥地。前清末造，袁開府北洋，憲政黨人，多爲北洋幕府所羅致，遂有以北洋爲政治中心之主張，報紙宣傳，乃有「北洋派」三字出

現。滑稽家嘗言，東洋西洋與南洋北洋，可以囊括世界，中國之兩洋，與外國之兩洋，遙遙相對，或即北洋軍閥，爲帝國主義者所支持之譏語乎。

自北洋派三字，爲世人習見，于是乎北洋大學，北洋醫院，北洋商店，先後出現；最可笑者，北洋武人，類多出自輿臺，故儉俗鄙野之笑史，層出不窮，北洋元老王士珍與人通函，常用「我北洋團體」之句，王占元在家庭廣衆中，自稱「我們北洋派」，並不知此係私人黨援之名，決不宜自承，更不應見諸正式文牘也。北洋練兵之始，聘德人爲教授，軍法部勒，號稱嚴密，其練兵精神，並非無可取之處，祇因後來袁氏欲化國軍爲衛隊，故極力拔差弁爲軍官，常對人云，「到底不識字的人靠得住」，不料彼輩飢附飽颺，等子鷹鵠，毛羽稍豐，遂謀獨立，段馮先後離心，曹餛，王占元，陳光遠輩，雖平日以小站老人自炫，亦漸不爲袁所用，洪憲一幕，僅

僅八十三日，雖政治外交，各有失敗之理由，而彼輩不識字，仍然「靠不住」，確非袁所及預料矣。

## 二 北洋練兵之動機

袁世凱練兵，動機起於對外。甲午之敗，袁氏在高麗，受重大激刺，回國不敢遽謁直督李鴻章，託人先容，李以父執口脣，謂此子有胆可造，袁大喜入見，稟對稱旨，漸蒙青睞，李臨終遺摺，據于晦若先生自謂係彼手筆，奏保袁氏考語，係「足智多謀，規模宏遠」，因有後來之地位，其取得軍權，亦得力此奏。蓋清廷以李係夙將，向稱「知兵」，奏中又謂環顧海內，惟袁能繼臣之後，清廷以袁繼李，意在集李之「淮軍」舊人，練兵圖強，後來袁植私黨於新軍，漸為舊軍人所不喜，媒孽于滿族，謂袁有異志，鐵良以兵部尙書，採用良弼之說，謂泰西各國，軍權皆集於中央，

實在防袁尾大不掉。詎袁多方結納，自固權位，一面羅致東西洋陸軍學生，資爲爪牙，效王莽謙恭下士之術，息管蔡流言之口，卒能操縱軍諮府，（即參謀部）陸軍部，運用自如。至光宣之交，各省督練公所，均受命於中央，公所總辦一員，例由中央簡放，出身十有九係留學生。辛亥各省獨立，洛鐘響應，儼如盟約，固有其他原因，而督練新軍，多用留學生，就清廷私利害論，誠受袁術騙。但辛亥改建民國，民黨反利用北洋軍人，而彼輩當時並未覺醒。當年袁氏利用革命勢力，固曾收效一時，至今日民黨勃興，北洋何在？全盤計算，袁實全輸，彼擁兵自衛，終於自殺。可見奸雄與英雄之別，即在公私二字，袁雖老猾，終致慘敗，最後勝利，仍是一「天下爲公」，吾人觀北洋成敗小史，於此點應三致意也。

## 第二章 北洋軍人之特性與袁世凱之野心

北洋軍人，多係卵翼於袁世凱，才質鴛下者居多，對上祇知服從，不敢有所主張，蓋北人對長官之忠，非發生於公的意識，全基於私的情感，服從之外，更有『報恩』的觀念，牢不可破，祇要是『恩上』，或是『恩憲』，無論是否『亂命』，亦須服從，意謂不如此則爲『忘恩』，受同人道德責備，此北洋軍人之共同心理，即此可見牠是私的結合。因此所謂『黨』的意識而亦無之，彼輩習聞學究所謂『羣而不黨』之說，常對人自道：『我什麼黨也沒有，我是良心黨，我良心覺得合勢，就辦，不合勢，就不辦』，總之服從，報恩，不黨，三個基本意識，可以爲北洋軍人思想之結晶。由此不正確，不澈底思想，見之於行爲，故與時代潮流，愈趨愈遠。

，卒不免爲時代巨輪所碾碎也。北洋軍人結合之膠質，既在一私字，故甫有團體雛形，便生裂痕，辛亥以前，滿人鐵良，擬表功於清廷，示威於中原，因有『彰德秋操』之舉，袁派與鐵派之暗鬥，便顯著於此時，王英闡正爲鐵所眷，段祺瑞原爲袁所拔，段王之間，時起暗潮。王於新軍爲門外漢，得幕僚朱子勤之助，成績在秋操總講評中，頗稱良好，段忌王得助手，設法調朱入軍校，帶原差原薪上學，王代白於鐵，鐵謂不要理他，嗣後辛亥事起，袁復出山，王英闡卒抑鬱以死，此王卽當日所謂『王胖子』是也。王氏在北洋軍閥中本無藉藉名，但其家庭歷史，與北洋要人之升沉有關。王之妻孫氏，卽係後來開府江南之聯帥傅芳之胞姊，聯帥年未弱冠，家貧不能自存，隨母投靠其姊於保定，王始峻拒，謂她是金錢購來，不配與我講親誼，經人代爲緩頰，（或云卽孫之同鄉朱子勤）始收爲馬弁，嗣

因其伶俐活潑，飭令伴王公子讀書，稍長以官費留學日本士官學校。畢業後，不認親戚之王胖子早沒，鄉親王占元督鄂，孫往歸之，由參謀而旅師長，而聯帥，竟敢在德安龍潭兩地，與革命軍作殊死戰，一生歷史，成於兩王，亦奇遇也。王占元在袁世凱心目中，原視同草芥，任意踐踏，略無愛惜，二十一條問題，尙未結束時，王受幕僚張跋子之愚慾，通電有所主張，袁覆電大罵不留餘地，並通電各督軍知照戒彼輩勿妄言，蓋彼時袁正規劃帝制，已層以『軍民分治，軍人不干預政治』之說，箝制武人，此種『有私心的公話』居然在北洋軍人中，能收一時的作用，彼輩頭腦，如此簡單，設袁能永年，北洋歷史劇，或增加若干幕，亦未可知也。

### 第三章 北洋勢力擴張與辛亥癸丑革命之關係

## 一 段祺瑞請願共和黎元洪倡軍民分治

北洋軍人聯名通電，發表政治主張，自辛亥九月段祺瑞領銜爲共和請願，始開其端。此事內幕，係袁世凱利用革民黨，取得清廷政權之一種手段，並非北洋軍人對『共和』眞諦有澈底了解，但段氏政治地位，由此提高，當日清廷愚闇，受袁壓迫，歸政於民，得『優待條件』已覺萬幸。袁喜其技已售，乃視爲獨創之錦囊妙計，授意各省都督，贊成自己『一想情願』之政見，首被御用者，卽湖北都督黎元洪。所謂『軍民分治』，黎之祕書長饒漢祥四六文章，傳誦一時，實則袁恐民黨兼握民政之權，勢力漸及民間，乃利用黎氏『怕偉人包圍索官』之懦怯心理，嗾使主張分治，爲分布北洋官僚勢力於各省之張本。果也，不及周年，各省革命黨人，至不能立足，鄂人張振武，方維，被黎袁密商誘至北京，格殺於東四牌樓，其

他安徽之黎宗獻，陝西之張鳳翽，先後被逐，僅有江西李烈鈞，湖南譚延闥，廣東胡漢民，無法收爲己用。袁自恃善後大借款已成。收買政策，大有把握，乃決定用兵討伐民黨，是以有歷史上所謂『癸丑二次革命』。自此革命失敗，北洋軍人，乃得各省之完整地盤，同時種下十年軍閥內訌之禍根，是役成敗，爲軍閥勢力，與革命勢力消長之大關鍵，將來革命史家，當用特筆紀述也。

## 二 黎元洪被誘入京幽禁瀛臺

袁氏得此意外勝利，確有對外對內種種原因，革命黨人之自身組織不固，實爲主因，他日當另文紀述，茲專就北洋勢力，因癸丑戰役而益膨脹之情形，約略言之。戰後之第一重大史實，即湖北都督黎元洪入京一事，聞當年召黎入京，係袁黨主謀，彼黨常謂黎性庸懦，大權旁落，恆爲革命

黨人所謂『八大王』所刦持，他有『首義』之大名，對內對外，均足資號召，一旦爲人利用，變生不測，將何以制之？袁聽其說，常對鄂籍某要人云，『宋卿在湖北，我真不放心，君鄂人，爲桑梓計，應速自謀，』某要人云，『先折散其左右軍人，勾結其重要幕僚，屆時不動聲色，密召入京，可保無事。』

袁允一一照辦，擺布妥貼，將黎左右一一安置，黎果然應喚而至，及抵京，則囑令入住總統府，以示優異，實則黎氏隨從，須有公府出入證，意在限制其與鄂籍民黨往來。黎自鄂起程，某民黨與之耳語片刻，頓足痛哭，謂『黎都督進京，此生不復返矣。』迨黎抵京，袁爲除行館於『瀛臺』，此地四面皆水，中有四合屋一大棟，一橋可通，即前清孝欽太后於戊戌政變後幽禁光緒帝之所也。嗣袁稱帝，封黎爲武義親王，黎拒封，袁崩

，黎始回復自由，世人謂瀛臺爲不祥之地云。

### 三 武漢革命勢力之削減

癸丑以後，北洋軍人，自認爲黃金時代，各省督軍，十之九係北洋軍系，尤其是長江一帶，爲袁所注意，武漢爲起義名區，共和觀念，入人最深，黎被誘入京，即時以陸軍總長段祺瑞兼領湖北都督，迨鄂局粗定，便以段芝貴真除。

段來鄂時，袁密授方略，改變湖北人革命心理，實力方面，首先裁兵，凡辛亥八月後以起義有功，升遷師旅長者，早已借黎爲劊子手，先後罷斥。僅一劉佐龍爲碩果僅存，爲民十五革命軍光復武漢時，留一倒吳線索，此中若有定數，至今談鄂軍掌故者，尙不禁滄桑之感。至社會方面，足以轉移民衆視線者，則將辛亥年中和門改稱之「起義門」，立飭復舊，蓋

袁世凱當日有一潛在心理，世人多被瞞過，即袁最惡人談「武昌起義」四字，常謂起義即是「造反」，如人人以造反爲起義，則天下將無甯日。另一心理，謂共和係彼誘獲于清室，鄂人何功之有？常對人云，「華甫（馮國璋字）攻下漢陽，宋卿已逃往洪山，我如不密電阻攻武昌，黎已被俘，都督何來？若云贊助共和，則菊人（徐世昌字）方足以云有功，我亦不敢自居。」蓋徐世昌以相國參預密謀，清廷退位之詔，蓋用御璽，宮中尙有阻力，徐曾以臨機手段，促詔書頒下，免許多生民塗炭。上述袁語，雖係忌民黨成功之私心，然徐氏當日地位上確曾有左右之力，此亦史家之公言，吾人亦未便故爲苛論也。

段受袁密命來鄂，故下車即示威於輿論，凡稍帶民黨色彩之報紙，即予封禁，犧牲最烈者，為大漢報主辦人胡石菴，胡君係明末大儒承諾（字